

文化视野

“桓公罪己”的启示

□ 李可亨

1 商丘历史博大精深，殷商文化源远流长。周朝时期的宋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主要诸侯国之一。周朝灭掉商朝以后，封微子启于睢阳（今商丘），建立宋国，以承续商朝的祭祀。宋国从微子启建国开始，经历了西周、春秋和战国，历32君，计754年。公元前286年，齐、楚、魏三国攻伐宋国，杀宋康王戴偃，三国共分宋地，宋国灭亡。

2 在宋国的32位国君中，有一个承前启后的国君，叫宋桓公。宋桓公是宋国的第18位国君。宋桓公，宋庄公的儿子，宋湣公的弟弟，名御，公元前681—公元前651年在位，在位31年。宋桓公在位期间，宋国政局开始稳定，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宋桓公一生可谓威名赫赫，他随齐桓公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为齐国称霸之左膀右臂。宋国为殷商之遗民。春秋以来，诸侯争雄，战争频仍，过去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列国逐步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诸侯国纷纷打破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贵族世官制度。但宋国基本上是恪守礼制和周礼，比较保守，不见大的革新，仍然是任用公族执政，宗法制度稳固，官职因循守旧，由强宗大族擅权。宋国的宗族与政权密切结合，政权始终为华、乐、向、皇、老、鱼、鳞、荡等大家族所把持。华、乐、皇、老是宋戴公的后代，向、鱼、鳞、荡是宋桓公的后代，势力都很显赫，合称“戴桓之族”。“戴桓之族”以外，还有宋庄公之后的仲氏和宋文公之后的灵氏。由此可见，宋桓公在宋国历史上不仅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国君，而且其宗族势力也很强大。齐桓公死后，中原霸主暂时空缺，宋桓公的儿子宋襄公便想接替齐国称霸的余绪，开始了图霸大业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襄公实行仁义战，并不是后世所谓的“愚蠢”，而是他为了达到称霸诸侯的目的，显示其大国的气势和姿态、效仿齐桓公做法的表现。

3 《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新唐书》卷115也有同样的记载。意思是说，大禹和商汤都是明君，励精图治，心在人民，在国家发展遇到困难时，怪罪自己，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表现了“有作为、敢担当”的精神，所以，他们的兴盛就很迅速，势不可挡；而桀和纣则是著名的残暴之君，整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还往往怪罪他人，推脱责任，所以，他们的灭亡就很迅速，突如其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十个字，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原文内容所表达的意思是：鲁庄公十年，鲁国与宋国发生了战争，结果是宋国军队大败。第二年夏天，宋国为报了战败之仇而侵犯鲁国，鲁庄公率兵迎战。宋国军队还没有摆开阵势，鲁军就已经逼近了他们，结果把宋军打败了。宋国连续打了两个败仗，这年秋天又遇上了大水，可谓雪上加霜。在此情况下，鲁庄公派使者前来慰问宋国，并且说：“天降大雨，使庄稼受到危害，我们怎能不来慰问呢？”宋湣公回答说：“我对上天不够尊敬，所以上天降下这场灾难，现在又让贵国国君来替我担忧，实在是让我担当不起啊！”来慰问的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看来宋国就要振兴了！禹、汤勇于自我责备，他们的兴盛就很迅速；桀、纣却怪罪他人，所以他们很快就灭亡了。而且，国家发生灾荒，国君说话很谦虚，这也是合乎礼法的。说话诚惶诚恐，自我称谓又合乎礼法，宋国大概就要兴盛起来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这是宋庄公的儿子宋湣公的弟弟公子御说讲的话，是他让哥哥宋湣公那样讲的。臧文仲的孙子臧孙达评论说：“公子御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体恤百姓之心。”第二年，宋国南官长万作乱，平定之后，公子御就被立为国君，就是宋桓公。

后人在讲这段话时，往往加个题目：“桓公罪己”，与“禹汤罪己”一脉相承。这段文字中讲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中国历史“周期律”（也称“兴亡圈”）的最早文献记载。意思是说任何朝代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商朝代替夏朝，周朝代替商朝；陈胜吴广起义反秦，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腐败—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为满足广大群众阅读需求，宁陵县委宣传部精心组织工作人员积极开展2021年全县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作。图为11月3日送书的同志来到阳驿乡玉皇庙村，与村民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吕志箱 摄

为了正在编纂的《商丘当代诗人档案》一书的序言，10月20日上午，我随商丘市诗词楹联协会的终身名誉会长、商丘梁园词赋社社长朱昆良先生前往商丘师范学院拜见了在商丘文学界德高望重的现当代文学评论家何思玉教授，再次得到了他的熏陶和教诲。

因为来之前朱会长已经和何教授联系过，我们在商丘师范学院的成人教育学院一栋单面楼的四楼刚敲响何教授的书籍斋时，他很快开门把我们让进屋里。我发现这间显得陈旧的房间完全成了书籍的天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式书架上、案子上、甚至是床上都是摆放的书籍，室内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他日常的办公桌上除了书籍、刊物、稿纸外，我发现还有新出版的《文学报》。

我们落座后并没有马上提起请他写序言的事，何教授气色很好，谈锋甚健，还是以当年教学时那种如清风般入耳润心的语调，徐徐谈起了文学理论的事情。何教授和朱会长是多年的朋友，二十年来一直是商丘市诗词楹联协会文学顾问，为本书出版的七八部诗词专著作序或者评论，深受商丘诗人与艺术家的爱戴和好评。今天，两位皆为年逾八旬的老人，一个是商丘文学理论界的泰斗，一个是商丘诗词歌赋界的巨子，以如此高龄而谈文学理论和创作，而致力商丘诗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实在是一件幸事、一件要事、一件趣事。

在谈起文学艺术创作和文艺理论时，何教授说了作为作家、诗人应该具备必要

一再腐败一再起义一再建立新王朝……周而复始，历史呈螺旋式上升，历史呼啸向前。《左传·庄公十一年》的这段记载，以及他们几个人的对话和评论，很有价值和意义。鲁国大夫臧文仲根据宋国的这件史实，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评论，是有独到眼光的。而臧孙达的评论“公子御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体恤百姓之心。”这“恤民之心”，是中国“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 商汤是孔子经常称道的君王楷模和道德典范，与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并提。他“网开三面”，将仁爱思想及于禽兽的做法，在附近40多个部落纷纷加盟商部落，为灭掉夏朝集聚了人气和力量。商汤又“选贤人，远小人”，“选贤与能”，用伊尹为右相，于是，伊尹死心塌地辅助商汤，帮助商汤打败夏桀，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到红色之都延安考察，与毛泽东长谈历史的“周期律”问题，即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彻夜长谈历史的“周期律”，认为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现在，共产党将要执政天下，怎么做才能跳出这“周期律”。谈话坦诚，言辞真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找到的这条“新路”和“法宝”，就是共产党人的“人民观”——“一切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的宝贵经验。历代统治者都用“殷鉴不远”来警醒自己。有商一朝，始治终乱，汤罪己，纣罪人，最后被周朝所推翻，历史呈螺旋式上升，在兴亡圈内发展。殷商的兴亡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当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中共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并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6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这是习总书记对商朝历史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同和高度概括。河南是殷商文化的重要诞生地，商丘是殷商文化之源。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成果相互印证，商丘是商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也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被称为“三商之源”。好田猎尚武功，重农业尚俭约，重鬼神尚占卜，是商人的习俗和特点。殷商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殷商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的时代价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治国理政和育人功能，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文化访谈

拜访何思玉老师

□ 王克启

的理论素养，他反复强调一个“深”字，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在写东西时，首先要培养自己的“深”，也就是思想内涵要深，文化涵养要深。他联系到商丘的一些作家、诗人、散文家的创作实际说，有时候作品虽然发表的很多，但是在“深”字上达不到。文学是需要悟性的，思想的深刻不是装出来的。他谈到了鲁迅，在现代、当代的作家中，鲁迅的“深刻”是很少人能够企及的。将何教授所说的“深”的问题，对照我自己乃至商丘诗坛的创作普遍存在的诗歌作品平面化，深度不够、个性不足现象，我深感他的批评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说到做学问，何教授感叹现在年轻人太浮躁，功利思想太重，想出彩想晋升而又不愿静下心来做学问，不愿在自己选定

的知识领域深耕。他说到一些年轻教师晋升教授一事颇多慨叹，一些人竟然出现拿钱请别人代笔或者在网上购买论文，而不是真正静下心来写出属于自己思想的论文现象，这样的学风真是令人担忧。蜗居斗室却担忧世上学风、文风，何教授的胸襟令我钦佩。

7 在谈到商丘文学界一些名家、老师们的近况和文艺创作的现状时，何教授一道来，悉如掌指，就在昨天他还和商丘一位老作家电话交流各自情况，这位老作家和何教授、朱会长是同龄人，写有多部（篇）有影响的作品，也是很受何教授称赞的，一位作家、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珠联璧合，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商丘文学界的一到靓丽风景。说到年龄问题，何教授对朱会长说，现在我写东西也少了，看书也不能连续时间长，如今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饶人，这是自然规律。他那豁达、释然的心态令我钦佩。

8 我说，我还是您的学生呢，何教授，八五年到八八年我在市工人俱乐部参加成人高教自学考试，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那时有幸聆听您的文学理论讲课，受益终生啊。他笑啦，谈到了当时办班的情况，对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他仍有清晰的记忆，一位八十多岁整日埋身书籍里面的老人有如此记忆力，着实令我赞叹。

9 朱会长将《商丘当代诗人档案》一书的编纂情况给何教授作了介绍，何教授向朱会长征询了在序言撰写方面的要求后，很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我看到商丘文学界两位老师，还是在为商丘文化建设殚精竭虑、倾付心血且乐此不疲，深为感动，这是商丘文学之所幸，这是商丘诗词繁荣发展历程中的动人一幕。

10 为了过多占用何教授的时间，我们和他相谈一个小时之后依依道别。



11月3日，夏邑县音协组织文艺志愿者到太平镇龙港湾养老院义演。文艺志愿者程芳手拉萨克斯吹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常回家看看》《我们走进新时代》等歌曲，受到老人们热烈鼓掌。本报记者 韩丰 摄

红色记忆

父亲吴德宝在朝鲜战场上

□ 吴道友 口述 宋晓斌 文字整理



老英雄吴德宝与妻子在一起。 吴道友摄

国庆节期间，我去看了期盼已久的电影《长津湖》。电影里，一幕幕壮观又残酷的战斗场面再现了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看着《长津湖》里激动人心、让人热泪盈眶的画面，我不由又想起了父亲，想起参加过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他跟我讲起的那些难忘的战斗。

我父亲叫吴德宝（后来名字被写成了吴德保），老家在山东的单县。在淮海战役中随部起义后，父亲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1949年2月，部队改称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二师，当时父亲在一八四团三营七连一排，担任副排长职务。随后，父亲在河南永城的驻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渡江战役，又随大军一路南下，解放了浙江及部分沿海岛屿，父亲在追击国民党残部的战斗中，作战勇猛顽强，曾被评为三等功。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在后方的父亲也摩拳擦掌，积极要求参军。终于，机会来了，1950年底，华东军区发出了征调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号召，作为一名党员，父亲踊跃报名，加入了由两千多名战斗英雄与骨干组成的二十一军抗美援朝先遣团，乘火车到了安东（现丹东），跨过鸭绿江后，到了二十军在朝鲜东北部修整的咸兴地区，先遣团先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暂编二团，不久暂编二团并入了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四团。

志愿军的五十八师在第二次战役的长津湖战斗中，在下碣隅里与美军陆战第一师搏杀，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激烈的战斗和严重的冻伤让部队减员也很大。父亲与新战友们的加入，再加上换上的新冬装与一些新的苏式装备，让志愿军五十八师的面貌焕然一新。父亲说当时大家都情绪饱满，斗志高昂，准备跟敌人狠狠揍一揍美军。

父亲把第五次战役中咸兴到打过三八线的作战历程称为南下。南下之路充满艰辛，父亲说经过山谷里的村庄时，眼前到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几乎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全被美军飞机炸得一片瓦砾，不少朝鲜百姓惨死在瓦砾里。行军途中，白天有美军飞机贴着树梢飞，途中不能生火做饭，怕引来敌机轰炸，路上只能吃小麦、大豆、高粱炒熟的炒面，吞雪团，雪融化了就喝山涧与溪水，找不到溪流就吃树上凝结的霜露。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了。志愿军第五十八师向机山里、抱川方向突击敌人。4月25日，父亲所在的一七四团切断了西坡至太阳里的公路，并与美军第二十四师遭遇。在战斗中，父亲战斗勇敢，冲锋在前，带领全排战士猛攻敌军高地。因美军的一个地势险要的高地火力太猛，一时强攻不下，父亲观察了周围地形后，率一个突击队攀上一面悬崖，在密林与荒草的掩映下强登敌人阵地的右侧，就这样，父亲和突击队员们在敌人认为不可能有人上来的地方突然杀出，奇袭了敌军的阵地。

父亲指挥作战机动、灵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蛮干，会用脑子打仗。运用机智的穿插方式，父亲带着战友们连续攻克了敌人三四座山头，俘虏了二十余名敌人。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一系列战斗中，父亲凭着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荣立一等功。

“我的这些成绩是属于党和上级领导的。”在后来记下的一些有关朝鲜战场的片段回忆里，父亲这样谦逊地写道。接下来的战斗中，一七四团与一七三团一起协作作战，在永阳里附近继续追击美第二十四师。在志愿军的猛烈打击下，敌人撤退至汉城、北汉江、邵阳江以南进行防御。

5月16日，父亲所在的第五十八师一七四团涉过邵阳江，占领敌人阵地。5月17日，又与南朝鲜军第三师的第十八团交了手，通过激战，将这个有“白骨团”之称的战斗力顽强的敌人打得丢盔卸甲，仓皇南逃。

父亲虽然没赶上第二十军五十八师打的那场著名的长津湖战役，却经历了跟长津湖战役一样激烈残酷的第五次战役，其中以华川阻击战尤为惨烈。父亲的面颊部位有子弹贯穿伤疤，右腿也有一处弹孔伤痕，左手被炸伤，腕关节强直，肌肉萎缩，后来被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几年前，我一次陪着父亲去洗澡，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就问父亲这些弹孔是怎么回事，直到那时，父亲才跟我说是在朝鲜战场上那场异常残酷的华川阻击战中负伤的。

父亲说，五次战役即将结束，部队奉命向北渡过邵阳江，经华川向后方修整。当时父亲所在的连队在通过华川时，后面的队伍遭到了追击的美军的炮击。为迟滞美军的北进，掩护后面的兄弟部队及伤员，物资转移，师长黄朝天命令部队立即转入战斗状态，在华川就地阻击追击的美军和南朝鲜军。父亲的一七四团在华川水库附近抢占有利地形，挖筑防御工事，父亲说，连队当时的任务就是负责保护北汉江大桥。

父亲防御的北汉江北岸阵地经受着美军密集的炸弹和榴弹炮的轰击，随处可见的血使阵地上泥土和碎石屑都变成一滩滩的红褐色。战斗是那样的惨烈，父亲说白天坚守阵地，晚上则乘敌人不备出击，涉过北汉江，突袭敌方阵地。在伤亡极大、粮弹不足的情况下，父亲与战友们仍坚决执行上级下达的阻击任务，后又转移至华川北面的公路两侧的山头上进行防御，抗击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轮番进攻。每个山头都与敌人进行着反复的争夺，父亲和战友们还要忍受着缺水、断粮的困境。就这样，一七四团与敌军激战数天，延迟了美军的进攻，为兄弟部队的后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美军和南朝鲜军猛攻了好几天，才艰难推进了两三公里。

在战斗中，父亲左手被美军的榴弹炮炸伤，鲜血直流。父亲强忍剧痛，坚持在阵地前沿，指挥着全排防御作战。在朝涌来的敌军突击时，父亲的面部和腿部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

在后方的战地医院治疗后，父亲又被送往国内，在华东军区后勤第三医院进行治疗，后又转入江苏淮安湖心公园康复医院进行休养。在康复后，组织上安排父亲前往河南省革命伤残废军人学校学习。并在1955年退伍转业至商丘市税务局工作。